

风吹过了渡口

□ 连亭文/图

(一)



▲蔗工们在等待渡船。

蔗工们在渡口翘首以盼。他们排成八列站着，挤满码头，一眼望去，几乎全是女人。他们头戴斗笠，手挎篮子，篮子里有镰刀、水壶、饭盒。船靠岸，他们蜂拥而上，生怕不能在天黑前赶回家。渡船核载40人，一些人挤不上船，颓然地退回码头，无奈地坐在石头上。

那被迫切待一班渡船的人，看去年纪更大，反应更迟钝，动作更缓慢，其一是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其余是六十多岁的老太。

渡船师傅方大厂架着船只在水上航行。透过驾驶舱窗口，我看见他的上身和脸。那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，额上皱纹醒目，好似五条蚯蚓横卧在上面。他的眉毛快掉光了，眼睛细小有神，紧紧盯着河面。他嘴里叼着一根烟，仅凭嘴巴就能把烟抽光，而手始终在方向盘上。

黔江乃岭南黄金水道，货运繁忙，江面船只往来不断。渡船横穿河面，须避开上下航行的船只，方师傅得把握时机，控制好船速。一艘白色货轮载满矿砂，从上游开下来，方师傅等它过去，接着发动引擎，加快船速，驶向对岸。江面开阔，水波清明，夕阳余晖洒在水面上，闪着金光。一艘蔗工，挤挤搯搯，唧唧咋咋，聊着活计，聊着节庆，聊着儿孙，霞光把他们的脸照得通红。

这是黔江最后一个还在运营的官渡。附近没有桥，若没有渡船，朗村人要绕20余公里才能去镇上。有了渡船，人们走亲、赶圩、务工，出行都便捷许多。在渡口下船，走一百米就是209国道，沿着国道走不到2公里就是二塘镇集市。圩日子，朗村人拎着鸡鸭上船，喔喔嘎嘎，好不热闹。

二塘镇中学离渡口2公里，朗村孩子上中学，也依赖渡船。方师傅开了一辈子船，见证了很多孩子成长。他可能不记得我，他接送过太多孩子，记不过来。我们都记得他，我们只有他这么个驾船师傅。

我喜欢在渡口观看方师傅摆渡。点篙、鸣笛、换挡、转舵，船像个开口的箱子，笨拙却精准地滑离岸边，往上游开一段，才利用水势驶入对岸的码头，航线是个抛物线的弧度。

每次下船，我回头朝方师傅挥手道别，才意犹未尽地走下踏板。有时，我故意搭坐最后一班渡船，最后一个下船，然后用力朝他挥手。他每次都挥手致意，只是非常简短，他要忙着把船开回泊港。

逝水悠悠，世事几度沧桑变幻，渡口的工厂从没有到、有到关，方师傅始终在这儿，驾着船在两岸间往返。

朗村人离不开他，朗村的甘蔗也离不开他。武宣是甘蔗种植大县，朗村是武宣甘蔗最多的村庄。这儿地广人稀，一户坐拥五六十亩甘蔗地。一到榨季，蔗农们根本忙不过来，必须雇请蔗工。一个蔗工干满一天，日结120元。活儿累，工钱低，一般人不愿干。只有留守村镇的老人，尤其是缺钱的老女人们，才握着镰刀出现在甘蔗地里。因此，我们在渡口看见的候船蔗工，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。

(二)



▲黔江桥头的糖厂。

白，浑身发抖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船笛鸣响了，她没有上船。

后来，她嫁了一个本村人，靠一把镰刀，帮扶娘家，又拉扯大自己的三个孩子。如今，儿女成家立业，她本该放下镰刀，或在厅中烤火，或在树下闲话家常，却每天拿着镰刀坐船回到朗村，抓起一根又一根甘蔗。

么婶一边挥舞镰刀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不想靠任何人养活，除非倒下那一刻。”六叔是我见过最有傲气的朗村人。

地是长甘蔗的，刀是砍甘蔗的。地不长甘蔗，死气沉沉；刀不砍甘蔗，锈迹斑斑。这是他的人生哲学。厂商向他征地办厂，出多少钱他都不愿意。“再穷也不能卖地。”他和大城市工作的弟弟商量好了，等弟弟退休回来，他们就翻修房子，种一大片菜，一大片果树，让土地长满青绿。后来，弟弟无法回来，他并不后悔。他自己种了一片果树，一片菜地，每日晨起，摘菜喂鸡，打理果树，然后拎一把镰刀跟着其他雇工出门，他要去做甘蔗。地交给别人了，甘蔗是别人的，他仍到地里砍甘蔗，就好像甘蔗还是他的一样。

村里人笑他：“何苦受这份罪，早卖地不就好了。”他挺直腰板说：“我乐意这样。”

长风浩荡，蔗海翻腾，我和六叔比赛割甘蔗。我奋力舞刀，一秒不敢停歇。他呢，点根烟，一口一口慢慢抽，悠悠地朝天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，直到烟烟尽，他才把烟头丢到地上踩灭。这时，他摩挲几下手掌，操起镰刀，颠着跛脚走到甘蔗前，左手横扫，右手挥刀，没等我看清，他就削好一根甘蔗，接着是第二根、第三根……

我输了，气得再也不想进甘蔗地。六叔递给我一段去皮后的甘蔗，笑着说：“吃吧，很甜。”

我咬下甘蔗肉，用力嚼出蔗汁，甘甜沁润喉咙，我心头的苦便消了。活儿是苦，六叔懂得这份苦后所收获的甜。

和这些又倔又傲的人待久后，我沾染了不少牛脾气。我看见，每根甘蔗都是直的。它们笔挺地站着，一节一节地生长，不蔓不枝。它们大概懂得农人们对它们的期许，阳光洒下便拼命长高，刀锄砍下也不喊疼。

(三)



▲小铁船。

黔江河段蜿蜒122公里，自上而下有24处官办渡口，河上修建多座大桥后，官渡渐渐废弃，只剩朗村渡口还在运营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渡口就够用。两岸人员往来频繁，尤其是方甲矿业、铁帽山林场的工人，经常需要渡河。因此，黔江上有很多野渡在兴起。

野渡通常是小木船或小铁船，有电动的，但多是双桨手动的。这些船泊在船家门前的河湾，对岸的人想渡河，隔岸喊几声，船家听见了，便划船过去，把人接过来。船家人憨实，很多时候并不收钱，权当帮老乡的忙。

舅舅家门前就有这样一个野渡，对着方甲矿业和铁帽山林场。舅舅是个与船共生的人，他的血管里全是河水，脊背弯得和鱼脊一样，皮上的褐斑和鱼鳞一样。我时常怀疑他不是人，而是鱼变成的水佬。

他划着船在水上任意飘荡，碰到人要渡河，他就把船划过去，将人送到对岸后，他不要别人给他钱，让人给他一根烟抽就行了。

有时，他一天要渡二三十个人过河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我劝他何不当门生意做，他摇头，吸根烟，又把船划到江中。

有时他盯着皱纹般深透的江水，眼神迷茫，思绪弥散。他是否问过清深的江水到底在说什么？他挥动船桨，船只划破江水，江水散开又回流，仿佛分分合合的历史。

“生活变了，两岸的人从来不少。你看，来来去去的人总是不断。”他一边吐烟圈，一边对我说。

他的身影在我眼前摇晃，有时变成鱼，有时幻化成先人。我们的先人，在河流及岸上来来往往，慢慢地，他们的血管成了河流的模样，河的水则有了他们血液的成色。这样的一条河奔流在我的血管里，让我对大海充满渴望。

横贯岭南大地的黔江，像树根般紧紧盘踞在广西东部，又像树藤般紧紧攀紧我们的身心。古时它有潭水、泷水、黔水、柳水等名字，其中有一个名字很形象，即大藤江。你在地图上看看它，怎么看都像缠绕不断的树藤。

江边的人都知道，沿着大藤江东去就是大海。

舅舅驾着他的小船，在江上走走停停，到广州、深圳看世界。黔江河道弯曲，水流汹涌，险滩二十九处，水涡打着旋儿，激起的水波搅动老人的心。大江后浪推前浪，舅舅看到了城市的崛起，祖国的强音。坐在小木船上，对着广州“小蛮腰”建筑抽完一支烟，他又顺着弯弯曲曲的河流回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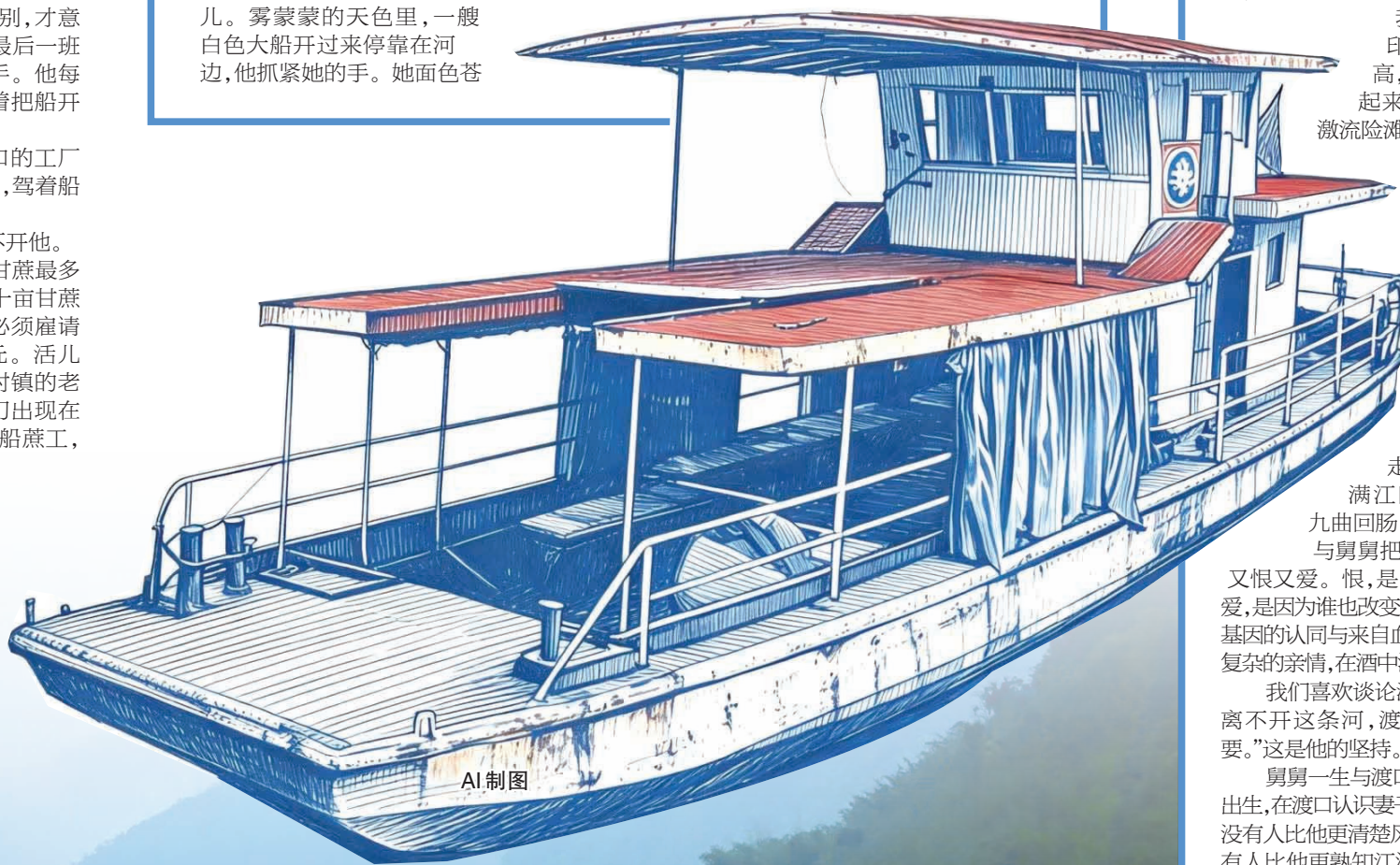
我问舅舅对城市的印象，他说：“楼很高，比铁帽山还高，看起来有点吓人。”不怕激流险滩的舅舅，竟然怕有电梯的大厦。或许，因为他本是鱼变的吧。

舅舅是黔江水路守门人的后代，骨血都是由水塑造的，血脉中有对河流的执念。在江上行走多了，欵乃一声，满江的雾霭就吞进了九曲回肠。

与舅舅把酒，我对他的骄傲又恨又爱。恨，是因为改变不了他。爱，是因为谁也改变不了他。那种来自基因认同与来自血脉的压制，混合成复杂的亲情，在酒中浑融，热烈又辛辣。我们喜欢谈论渡口的兴衰。“我们离不开这条河，渡口就有存在的必要。”这是他的坚持。

舅舅一生与渡口紧密相连，在渡口出生，在渡口认识妻子，在渡口安睡……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风如何吹过渡口，没有人比他更熟知江河的变化。在风霜中，尽管他的眼睛眯得越来越小，但他的目光依旧犀利。他眼中总是蒙着水汽，那是江风穿吻留下的痕迹。因为这些痕迹，舅舅一辈子没在人前流过半滴泪。

家门前渡口，也曾享誉海内



AI制图